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0/PV.34
15 October 1985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三十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0月14日星期一，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皮内斯先生

(西班牙)

— 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39〕：

下面各位发了言：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奎特·克·吉·马赛尔先生

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蒙·阿卜杜勒·加尤姆先生

牙买加总理兼财政和规划部部长爱德华·普·西加先生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兼财政和外交部部长詹姆斯·菲茨—艾伦·

米切尔先生

安提瓜和巴布达副总理、外交部长及政府特使莱斯特·布·伯德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5-64201/A

上午10点20分开会

议程项目三十九

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

主席：关于由印度、伊拉克、科威特、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也门提出的，载于1985年10月9日第A/40/R. L/Rev. 1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我想发表如下看法。

我同发起国和其他有关代表团进行了密切的磋商。发起国使我知道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载于1985年9月13日第A/40/49号文件中庆祝联合国四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的报告第24段的解释，大会已经就此在1985年9月20日采取行动。在这方面，我要回顾大会1974年11月22日通过的第3237号决议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各届会议并作为观察员同大会一起工作。

我还想回顾大会1976年12月20日通过的第31/152号决议邀请西南非人民组织参加各届会议并作为观察员同大会一起工作。

我要告诉各会员国，根据我的理解，大会按照筹备委员会的报告，在不影响我刚才提到的两个决议的规定的情况下，作出行动，我不打算以任何方式贬低这两个决议，这两个决议继续有效而且在各个方面仍然使用。

根据这样的情况，我知道共同发起国并不打算一定要把这两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今天上午，大会将听取关于题为“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发言。

大会将首先听取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奎特·马赛尔先生阁下发言。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奎特·马赛尔先生阁下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马赛尔总统：我国代表团要热烈地祝贺您当选第四十届大会主席，今年也是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贵国，西班牙，以及您自己理应得到这一荣誉。

您的前任，赞比亚的儿子令人钦佩地完成了他作为第三十九届联大主席的任务，博茨瓦纳与赞比亚有密切的友好联系。我们为他感到自豪。

秘书长继续无私的作为国际职员为联合国服务。他的年度报告坦率直接了当,使我们更加钦佩他为和平所作的不懈的努力。我们祝贺他杰出地完成了他的艰巨任务。

联合国是在40年前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成立的,这场战争使世界处于完全毁灭的边缘。正是这场战争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但是也正是这场战争使人们得到极为宝贵的教训,这些教训使世界能够在过去40年里保持和平。

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是值得庆祝的日子。这一庆祝活动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考虑和评价等组织在其不平常的40年的里程中所取得的政绩。联合国成立的目的“免后世再遭战祸”。我们把和平的希望寄于本组织。总的来讲,联合国的这一目标实现了。但是,零星的冲突也发生了。每个洲都发生了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地区战争。不幸的是内战和宗教战争在世界某些地方仍然在扩散。最令人害怕的战争是由东方和西方的思想分歧而引起的战争。

联合国不总是能够防止战争发生。战争继续出现这一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应该赞扬联合国,它在本世纪的前五十年中成功地防止了全球灾难的重演。

的确,在本组织建立四十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存在殖民主义残余。然而,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于加快非殖化进程作出了贡献。联合国会员国从原有的51个国家增至今天的159个国家,这表明,在它的权力极限范围内,它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作出了值得赞扬的成绩。殖民主义继续存在,特别是在南部非洲继续存在,并不能说明本组织的失败,相反,这是它的会员国在维护它的理想方面的失败。我们这些联合国的会员国必须对与联合国有联系的每一失败负责。如果本组织在世界某些部分没有消灭压迫和不公正,我们对此是负有责任的,因为是由于我们缺乏意志和决心,不能使联合国实现我们的期望。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目光的局限性,即联合国在实现它的崇高义务方面可以作些什么。

要想让联合国重新朝着它的崇高使命前进,人们就必须大大改变态度。我们

必须避免把本组织作为一个阐明相互竞争的狭窄利益论坛的倾向。相反，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个可以自由表达和自由完成人类希望的组织。

第三世界国家对于联合国抱有很大希望。联合国对于它们比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意义更大，其他国家可以在联合国以外的保护构架下照顾自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几乎与联合国的生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联合国已经成为并且必须继续成为一个民主的机构。我的前任已经去世的赛雷斯·哈马爵士大约十五年前在联大上曾说过：

“联合国被小国认为是一个保护他们特殊利益的机构。”因此保护联合国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

联合国成为东西方竞争所引起的僵局的牺牲者。联合国越来越多的被当成一进行意识形态战争的论坛，其结果不但没有减缓，反而增加了世界紧张局势。这些神精的战争反映出意识形态集团正在进行为寻求世界霸权的竞争。我们决不参加这一争斗。联合国不能在促进和平的同时又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我们认为，本组织应该成为一个使会员国的行动和期望更加协调而不是向两极化发展的论坛。

但是当说了这些和做了这些之后，关于联合国的一个最突出的重要事实就是，要想作到有效和负责，本组织需要权威。让我们给予它所需要的权威，以保证遵守它自己的决定。我们也许不能给予联合国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机制，例如警察、军队和法庭来执行法律，维护和平与安全，但是使联合国的决定，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决定比到目前为止更加有意义，却不超出我们集体意志的决心。

这次的主题是联合国争取一个更好的世界。这是一个确切的挑战，因为1985年以后的世界对于联合国来说，将比过去四十年充满更多的危险。没有完成的工作日程是长期、曲折和严峻的。在这次重要的周年纪念活动之时，在我们这个地区却没有什麼可祝贺的。南非由于错误地进行侵略，自己发生了战争，

同时也和整个这个地区发生战争。种族隔离政策的制造者不仅给南非本身，同时给这个地区的所有地区带来了恐怖。看来他们不惜任何价值决心在南非维护种族隔离政策，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们失去了过去人们也许对它们的法制和文明行动所产生的任何尊重。

如果南非官方宣传机构的一系列改革的宣传只是为了拖延在不可避免的重大改革之前进行磋商的安排，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在等待这样的宣布了。我们认为，目前南非的情绪是处在战争边缘的民族的情绪。如果不让黑人在整个南非参政，就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我们敦促所有善意的政府和人民尽自己的一切力量说服南非政府速见成效地同所有人民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南非是南部非洲最凶恶的敌人。经常被南非指控怀有恶毒用心的邻国，受到南非的进攻和破坏，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大会知道，今年6月14日南非进攻我国。大会也知道，随后，在6月21日，我们把这个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568(1985)号决议。有关这一事件的报告载于1985年9月11日的第S/17453号文件，并已散发。在该文件中，我们要求南非赔偿无辜生命和财产所遭受的损失。我们也呼吁国际社会帮助我们履行我们对难民的职责。

我们十分感谢安全理事会在讨论我们的控诉期间所给予的支持。我们也感谢那些即将认真考虑秘书长有关这一事件的报告并采取相应行动的国家。

除了南非的问题之外，当然还有纳米比亚的问题。早在7年前，安全理事会就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作为在纳米比亚实现和平变革的蓝图和愿望。这个蓝图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破灭了。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受到了顽固和严重的阻碍。我们为这一历史性决议的活力及其所反应出来的蓝图而日益担心。我们甚至更为担心纳米比亚人的生命。

这个问题无疑使联合国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因为纳米比亚是联合国的特殊职责。博茨瓦纳同纳米比亚有最长的边界线。因此纳米比亚问题直接影响了我们。这些问题必须加以解决，因为这些问题的持续存在使我们地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最近南非军队利用纳米比亚作为跳板入侵安哥拉，这表明了结束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是十分紧迫的。我们谴责侵略，并要求停止侵略。这种铤而走险的行径决不可能使南非，或南部非洲得到我们所渴望的和平。

我们也有义务在这历史性的场合提醒我们自己，即使我们中间这些已经实现独立和自由的国家，依然应该相互尊重和容忍，以便使和平共处的原则能够更深地扎根在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之中。作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一个真正不结盟的国家，博茨瓦那不允许外国军队持续占领不结盟的阿富汗和柬埔寨，我们对这种持续的占领感到痛心。

我们深为不安的是，悲剧性的战争毫无疑义地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持续了5年之久。这场战争早已证明，战争并不是解决交战国之间怨恨的办法。早就应该停止这场战争。

在这个半球上，有些国家一不是为了拯救的目标，依然抱着把中美洲这个次区域转变成思想意识方面的铁板一块的黄粱美梦，带来了灾难，这不断地引起了我们的不安。必须向这个半球上的其他地区一样引起中美洲的每一个国家自由寻求自己的思想意识道路。

朝鲜统一的问题尽管1972年已经达成了这方面的协议，但是至今依然悬而未决。博茨瓦纳敦促朝鲜双方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分歧，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朝鲜的统一。

中东仍然是一个冲突的战场，当地居民无一例外地处在危险之中。只要巴勒斯坦问题不解决，只要以色列国的现实仍然是怀疑、辩论和猜疑的对象，那么该地区就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享受安全。持续存在着不安全感会促使人们借着自卫的名义，采取自杀性的行动。因此，必须协调以色列国的生存权和巴勒斯坦人民拥有一个自己国家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中东从战争和冲突的祸害中拯救出来。

在联合国内，更多的来自发展中世界的成员要求加强联合国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作用。尽管已经取得了某些明显的成就，但还要作更多的工作。

在发展中世界，贫困、饥饿、无知和疾病仍然是削弱这些国家的最严重的因素，因素必须紧迫地满足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标准。为了更进一步，我们需要继续获得最大的财政和技术支持。必须达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规定的投资目标，并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提高一倍。日益积累的债务已经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财政方面走投无路了，这可能对它们自己以及整个世界造成危险的后果。正因为如此，必须倾听人们关于严肃重视债务问题的呼吁。博茨瓦纳认为，应该尽可能援助达成协议，为重新规定发展中国家还债的日期作出有意义的安排。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继续紧缩，它们履行债务义务的能力继续削弱，我们必须以一种紧迫感来处理这一问题。

欢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当然，如果能改善提供援助的付款和购买条件，那么我们将更欢迎。这些条件常常使得发展中国家不能尽早或自由地应用所提供的资源，有时甚至使得它们不能这样做。同样，如果改变贸易领域中的援助的精神，那么也将大大帮助发展中国家。苛刻的条件和有意义的贸易受到阻挠常常减少了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经常性开销。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动用公共和商业方面借来的钱，来支助这笔开销。

经济关系的改变也有助于改变使小领土转变成独立的国家。然而，世界经济的结构一成未变，损害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使得它们的领导人更加欣赏。

关于结构改革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吁受到了发达国家的抵制。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难以存在的体制和实践是发展中国家不满意的，尽管发达国家认为它们能解决问题。世界经济已是不可适宜，它给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困难正在恶化。贫国和富国之间的差别正在扩大，要求和态度之间的两极分化也日趋严重。我们认为，这一切都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了迫切和现实的威胁。

南北对话陷入僵局。北方和南方常常举行分散的会务，彼此向对方提出要求，并立即拒绝对方提出的要求。人们曾经希望坎昆首脑会议能够成为一个进行有意义讨论的论坛，但它却连协商一致的意见都没有达成。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一个具体的进程，来进行有意义的国际谈判。

区域和南南之间的安排也很难令人乐观。博茨瓦纳和南部非洲其他八个国家一起，组成了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我们在该区域集团内进行的努力是有现实目标的。我们希望，当我们成功地完成了经济发展的行动纲领、加强了我们在实物、初级工业和基本设施方面的自主能力以后，这一安排将最终使得我们能够参加世界贸易的竞争。对于许多大会成员协调和援助了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我们表示赞赏。

下一个四十年将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我们保证继续吸取过去的教训从而更有准备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因此我们负有责任实践本周年的主题。“联合国争取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是确保我们这一代人和后代继续免遭战祸的嘹亮的号声。联合国必须恢复老式的价值——不是那些冷战的值价，而是那些在《宪章》、特别是在序言中规定的价值。

全世界被这一四十周年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人们希望，聚集在这里纪念本周年的国家将给联合国一种新的目的感、新的使命和新的关联性。本组织不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它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奎特·马西雷先生在陪同下离开讲台。

主席：大会现在将听取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蒙·阿卜杜勒·加尧姆先生阁下发言。

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蒙·阿卜杜勒·加尧姆先生在陪同下来到讲台。

穆蒙·阿卜杜勒·加尧姆总统（马尔代夫）：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这一重大时刻，我十分荣幸向大会发言。我在这里是作为一个很小的国家的代表发言，尽管这个国家面积小，人口少，但它有一个长达二千多年之久的独立、主权民主的自豪的历史。仅仅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觉得，我们对所有人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事物要发表一些意见。

在这之前，请允许我祝贺您当选为联合国大会本届具有历史意义会议的主席。我祝你一切顺利，成功地履行你的重要的职责。秘书长为加强联合国在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中的作用所作的建设性和果敢的努力受到我国人民高度赞赏。

当粗略地看一下在这个星球上有记载的人类历史的篇章时，人们对一种显而易见的真理所吸引，这一真理本身十分简单，但奇怪的是，那些在世界上炫耀武力的人却经常忽略这一真理。从阿提拉匈奴王时代到成吉思汗时代，从拿破伦波拿巴战争到阿道夫希特勒战争，历史的教训是，战争得不到好处，压迫不会持续，邪恶和破坏的事例不会永存，只有善良的力量、僧侣的使者和和平创造者才能对人类的进步作出永久的贡献。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教训，而且是一个我们很少注意的神圣的信息。我们的圣书《可兰经》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这样，上帝阐明了真理和错误的比喻：就渣滓而言，它向所有的废物一样被潮水冲去，但是对人类有益的东西却留在地球上”。（圣古兰经、第七节）

使我们世界上小国人民迷惑不解的问题是：为什么那些微有权利的人似乎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它们为什么不理解：流血、剥削和压迫尽管可能给它们带来暂时的权利、财富或其他任何东西，但最终将导致它们自己的崩溃和毁灭？这是

我们要问种族隔离的拥护者、种族歧视的辩护者、压迫性的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和任何地方的武装侵略的执行者的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正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 在这一场合，以及其他许多场合，我们在这一会议厅和其他地方听到了许多批评联合国和其系统的话。 我不敢苟同。 我知道，联合国系统有许多缺陷，但是我也承认，它为人类作了大量的好事。我这里不仅仅是指大会或安全理事会所代表的联合国；我指的是包括所有专门机构和附属机构的整个联合国系统。

我仅想举一个例子，来谈一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全世界大幅度地减轻任何社会中最脆弱的那部分——最年轻的那部分人的痛苦和早产死亡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联合国的会员国通过他们在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之上建立的组织进行合作，防止了人类最宝贵的资源和我们明天人希望之泉源——即世界上儿童无辜受害和无辜死亡。马尔代夫完全支持儿童基金会执行局最近通过的重要决议，强调在1990年实现普遍的儿童免疫目标的可能性，我愿将此记录在案。

我们的《宪章》的精神与目光短潜和自私的政治目的毫无相干，这是带来灵感的最最好的活生生的事实。 因为，我们不就是为了生活、为了生活的加强和丰富以及进步而存在的吗？ 为了在地球上根除天花、为了拯救埃及的阿布·辛贝尔庙所进行的巨大拯救活动、为我们岛屿共和国捕鱼船队的机械化、为在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地区执行的数以百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计划，联合国体制和他的专门机构和附属机构为世界的儿童创造了一个更美好的明天，为后代维护了人类文明和人类文化的重要方面，并为促进全世界数百万人民的生活质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政治方面，我承认，当联合国的创使会员国40年前在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的时候的许多希望都没有得到实现。 尽管如此，联合国多次完成了制止侵略，安全保证和维护全球方面的重大责任。

例如，考虑一下朝鲜冲突、中东战争、刚果、塞浦路斯和黎巴嫩。我不想评价联合国在这些痛苦的冲突中的行动。重要的是，联合国采取的行动，并且行动是果断和迅速的。这样就拯救人类免受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立即危险。因此，让我们不要忘记，在过去的年代里已经作出了重大努力，在和平的事业中联合国的国旗高高飘扬。

此刻，我特别想到了已故的令人悲痛的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他曾经想辞职以抗议某些成员国对另外一个成员国所发起的武装侵略，他后来在为中非实现和平作出坚定努力中不幸去逝。在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回忆这位伟人的牺牲是恰当的，的确，应当由我们来纪念所有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全球武装冲突的许多温床中所作出的牺牲。

联合国在实现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神圣理想中所作出的另外一个宝贵和持久的贡献是非殖民化进程，这导致了给予曾经在殖民统治下的许多领土的独立。今年，我们纪念这一重大事件的25周年。

当然，要作的还很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来例举马尔代夫继续非常严重迫切的某些问题。

在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我们在马尔代夫对未能召开哥伦布会议反映强烈，那一会议是要就执行联合国关于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决议的方式达成一致意见。自从通过联合国那一决议，只在于保护那一地区各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来，几乎十四年过去了。印度洋环绕马尔代夫四周，他坚信，印度洋的非军事化是对这一地区的进步和稳定绝对必须的。此外我们不能接受是召开哥伦布会议成为某些完全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不相干的问题的条件的心思。

在《联合国宪章》中所载的主权和自决权利的范围内，马尔代夫要求立即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因为我们相信，不恰当地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国家主权和在自

由领土上建立国家的权利，中东就不会有持久或有意义的和平。马尔代夫强烈谴责以色列继续违反联合国的决议，顽固拒绝从自1967年战争以来领占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以及他在这一地区继续采取的武装侵略行为。

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采取的战争行为现在已经达到了令人警觉的地步，甚至最近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突尼斯总部的令人谴责的轰炸也被以色列轻蔑地称为是自卫的日常行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制止这种蛮横和无缘无故的侵略，这样才能在中东继续寻求和平。

关于伊朗伊拉克冲突的悲剧，我们敦促立即停火，并将所有部队撤到既定的边界内，我们认为这是公正和和平解决这一冲突的必须。马尔代夫强烈呼吁南非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以及他在安哥拉主权国家上采取同样非法的侵略行为。在南非本身，我们要求立即结束紧急状态，不经审讯释放政治犯，并迅速无条件地释放尼尔逊·曼德拉。

我们再次为了和平、为了结束流血和人类痛苦呼吁外国军队立即从阿富汗撤出，以尊重那个国家的领土完整，维护其不结盟地位。我还愿借此机会重申，我国政府支持所有外国部队从柬埔寨撤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基于柬埔寨人民自己的意志出现一个全面的政治解决。此外，我们支持所有为根据朝鲜人民的意志和平统一朝鲜的努力。

在国际经济战线上，马尔代夫对未能实现11年前第六届特别联大提出的希望而感到极度的失望和灰心。目前的国际经济和贸易安排维持着严重的不平等，并继续促进不平等的南方发展中国家资金向工业化北方国家的流动。因此，我们希望在保护主义威胁日趋严重的今天，能够早日改革现存的经济和贸易构架，保护主义最终只能使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受损失，没有谁能够从中受益。

此外，马尔代夫呼吁国际社会特别认真地考虑一下目前财政和贸易安排给世界上小国，特别是小的岛国所带来的经济破坏。我们强烈感到，小岛国的易受打击

性及其它们脆弱的经济应该成为采取紧急足够措施的优先领域，以纠正现存的严重不公平。由于不公正和偏见做法而变得更为严重的经济不稳定和世界上小岛国全面安全之间的直接联系的确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值得认真和紧迫地审议。

当然，尽管毫无疑问，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但在目前笼罩在人类头上的威胁环境下，它们就显得相对而不那么重要了。当然，我指的是核灾难。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简单而又令人生畏的事实，即在任何核事件当中，不管是进攻或是防御，谁都不会生存下去而成为胜利者。马尔代夫正是牢记着这一可怕的事实，要求做出不懈努力来实现裁军和消除核武库的目标。

联合国在四十年前都代表着世界人民而成立的，世界人民以极大的希望和期望关注着本组织的稳步成长。本组织成员从1945年的51个国家到今天的159个国家，增长了两倍多；在过去四十年里，本组织主要机构和专门机构扩展了许多，概括了整个人类间关系的各个部分。

对于全世界许多人来说，联合国是一个笨拙的组织，它空话说得很多，但有价值的事却做得很少。正如我所要表明的那样，在我们看来，联合国体系在人类所关心的许多关键领域里是在履行其职责的。毫无疑问，它有其自己的问题和困难，但尽管是这样，仍有足够的事实证明，世界是需要联合国的。联合国在过去四十年中一再表明，它是能够做其他组织所不能做或从未做过的事。

我们所生活的地方是远离在此辩论中心的，我们想阻碍联合国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以及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不是就是在安全理事会内反复、无道理的行使否决权。当然，大家都很清楚，在本组织诞生的时候，设立否决权是为了保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安全和关键利益的。但多年来随着联合国的增长及其所关心问题的扩张，许多人就对这种做法开始有严重的怀疑了。我也许说得不对，但在许多情况下，否决权严重地阻碍了世界和平与安全，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世界和平与安全毕竟是人们所关心的基本和主要问题，正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安

全，联合国才得以成立。

尽管我们是一个小国，但我们马尔代夫夫人一如既往，愿为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们对本组织的理想没有丧失，我们对人类团结最终会取得胜利的信念没有动摇。我们最近在非常悲惨的情况下看到了世界各国是能够团结一致来减轻埃塞俄比亚饥荒和墨西哥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我们赞赏那些出自人类最美好品德的人道主义活动。

最后，我建议，庆祝本组织四十周年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我们再次对人类进步如此依存的这些目标作出承诺。让我们在共同的事业和团结的目标下一道前进。让我们不要负望于四十年前人类所制订的《宪章》。

马尔代夫总统加尤姆先生在陪伴下走下讲台。

西加先生（牙买加）：我们在此聚会，庆祝国际社会历史上一个真正重大的时刻。四十年以前，我们的前任寻求建立一个组织，一个制度，使其成为一个更加光明未来的基础。他们认为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却遇到了当时的顽固的现实。尽管如此，他们的远见、智慧和胆略终于使得联合国得以诞生，我们现在正是庆祝其四十周年纪念。确是，对本组织的作用与工作的最好的致意就是在旧金山会议四十年之后，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联合国及其原则与宗旨已经出现了不可改变的变革，改善了这二十世纪后五十年国际关系的特点。

在政治非殖民化，维护和平，提供技术援助，制订人权的文书以及逐步完善国际法方面，联合国都发挥了值得赞扬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在处理解决从农业到人口研究，从劳工到工业发展和文化等方面，联合国的各专门机构都在自己的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可以对这一记录感到自豪。但是，世界仍然十分危险，远远没有完善，所以，即是在这一庆祝的时刻，我们也不能沉醉于赞扬之中，我们也有义务承认并适当的考虑本组织的缺点。我们都是本组织的成员国，不能回避对本组织的决定、职能及其有效性，或者无效性所承担的职责。

从许多方面来说，联合国是在1945年以后20年的自由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新国家的抚养人。几乎所有这些新型国家的领土边界都是由殖民帝国划分的，这些殖民帝国出于自己战略或经济的考虑，往往无视一个地区的种族、语言和文化方面的相同性与不同性。在缔造一种民族特性这一困难过程中，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是第一步。这一过程现在仍然在某些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中进行，而这些状况往往鼓励社会当中存在的离心力量。

不仅如此，这一进程还必须在一个密切注意和关切的世界前面进行。技术，特别是电讯方面取得的进步以及日益增长的过渡贸易和金融的国际网使世界成为一个小舞台，而与此同时，舞台上的演员数字却大大地增加。同一代人以前相比，我们比此之间的了解更多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关心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往往很容易影响到我们自己国内的事件。例如，在一个主要工业大国内出现的利率略有上涨就会使另一个国家的债务多几百万美元，致使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大大地缩减，社会紧张相应增加。某一发展中国家内出现的政治事件会影响到大公司和银行在几千英里之外的股票市场上开展的活动。这些就是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难以改变的现实的一些例证。

现在，日益明显的是，国际社会继续面临的许多难以改变的现实只能通过集体的努力来加以解决。倘若不是这样，我们又怎么样来解决人类作为探索和旅游者，作为斗士和工业家在自己地球以外的地方开展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呢？倘若不是这样，世界各国又怎么能成功地应付全球的环境，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态所遭到的破坏呢？倘若不是这样，我们又怎么样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着手开发我们的共同遗产海洋，或者应付在通讯和信息方面出现的革命造成的影响呢？倘若不是这样，我们又怎么样面对全球在生活水平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呢？怎么样面对人类为了改善个人的福利和繁荣而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取得的成功和遭受的失败带来的错误呢？最后，难道没有新的途径来解决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吗？这

些方式将使更多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停止，使政治解决成为可能。每一个问题都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到了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可能单独地解决其中每一个问题。

毫无疑问，联合国的各专门机构和论坛所从事的广泛的活动将解决这些问题，将在本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会上发言的各国和政府首脑也将谈到这些问题。就我而言，我将集中谈谈两个继续引起世界舆论和关注的问题：经济危机的加深和局势具有爆炸性的持续的政治冲突地区。

在本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上，我们必须再次致力于取得进展，唤起政治意愿，以便有效地解决这些难以改变的现实，这些现实是未来几年中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国际关切、冲突与谈判的焦点。

联合国的失败是意愿的失败：在一些情况下是缺乏集体的意愿，但经常是一些个别的演员顽固的决心无视或破坏对这一意愿的应用。

纳米比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多年来，南非政权一直得以无视国际法院的裁决和本组织多次发出的谴责，这是因为南非知道，在这一问题上，某些成员国的自己的意愿要弱于广泛的决心。

长期以来，世界的良知一直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表示愤怒和憎恶。要求解放南非受苦受难人民的呼声被忽视。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别的国家大声疾呼要求采取具体行动。现在，南非的黑人群众数十年来一直受到了这一制度的侮辱和贬低，这一制度显然无视口头上的反对，南非人民现在决心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它们用自己的身体和它们孩子的身体，有些孩子只有几岁，来向种族隔离的堡垒进攻。现在，已经实施了一些制裁。

牙买加在这一问题上的记录是早在1960年就断绝了与南非的一切关系，我们在发表意见的时候充满了激情和坚定的信念，因为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与非洲大陆有着牢固的历史和种族缘缘，我们坚决致力于人权、正义和民主进程

的原则。

有关这一问题的一种集体意愿看来终于开始出现了，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毫不松懈的坚决支持 除种族隔离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一国家要承认每个公民的人的价值，不分肤色、种族信仰或职业。

为此目的，有限的制裁本身还不够。 国际社会必须试图限制新的投资、停止新的借贷和坚定的规定南非政权偿还外债的最后期限。

减少外国对南非经济的参予已经给南非经济中造成了不平衡，降低了难得的价值。 如果有决心在国际金融贸易领域里孤立南非的话，兰德就成为南非内部力量混乱的预兆，因为货币将首先崩溃。 正是这些强大的内部经济力量维持了兰德的价值，而不是要求实现人权或政治权力的国内或国际上的呼吁。 这将最终成为除种族隔离的手段。 南非所关心的问题从来不是权力，只是兰德的价值；种族隔离的结构就是为了保护兰德，而不是权力。 要 除种族隔离我们就必须 除兰德的基础。

对于那些声称采取措施将损害我们所要帮助的人们的人，他们的问题早就得到了回答。 南非黑人已经开始自动抵制白人的商业，而他们的行动正变的日益有效。 为了促进摧毁种族隔离，前线国家的领导人已经重申，它们愿意承受南非经济崩溃将会给它们自己国家带来的压力。 这一任务现在很清楚。 国际社会的意志绝不能动摇。

中东的危机是1946年以来一直被列入联大议程的一个长期问题。 中东是基于宗教和民族愿望之上的强烈的和深刻的仇恨的焦点。 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相互冲突的要求和权力： 自决以及获得家园的权力，返回家园和各国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的权力。

取得进展的方法只能是相互妥协和相互承认所有各方的合法权力。 我们知道这一进程非常艰难。 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已经加强了冲突各方的敌对和仇恨，使他

们的态度更加强硬。然而，由于任何人都不可能从目前的僵局中得到好处，必须努力通过和平方法解决争端。不时暴发的全面战争以及国际劫持人质和扣压人质的暴力行为并没有使问题接近解决。谈判和妥协看来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任何和平的解决方法的目标必须是全面的协定，要主持正义，因为不这样作的话和平就不可能持久。

我们绝不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就是目前仇恨所形成的僵局无法在最高级会议上解决。在这方面，联合国秘书长所能够起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比的，他是唯一能够在各方之间保持中立的人，能够提建议，反对、谈判和最终协调和平解决方法。这样一种解决方法难道是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力量、以色列的技术和中东以及世界所有冲突各方的政治意愿所无法达到的吗？如果这一资源丰富的地区团结起来，它难道不会成为又一个欧洲？这难道不是真正的目标：把全球的一大片地区从痛苦的根源变为发展的根源？相反，难道我们要一直生活在敌对行动不断升级、劫机和扣压人质的世界中吗？难道不能建立一种保护网，防止喜欢看到暴力的疯子吗？

联合国，特别是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至今一直为会员国主要关心的问题服务，而会员国集中注意自己的领土，政治和经济的完整。但这不应当使联合国不采取更大胆的行动，根据未来的严峻现实协调国际问题。在一些情况下调节是合适的一例如，两个朝鲜可能统一的问题；还有，联合国的领导人必须进行高级的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联合国能够提供平价与指导等问题方面的技术性、而不是政治的分析。

《宪章》第五十五条授予联合国促进更高生活水平、全民就业、经济社会进步和发展，以及解决国际问题的使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方面宪章所赋予的使命必须得到认真完成。这要求我们承认外部环境对每个国家实现目标的影响。如果说以前外国情况于本国情况无关的话，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最近事件清楚表明，工业化国家的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外部条件。资料表明，在情报、技术、能源、商品和服务项目的交流中的联系正在不断加强。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关系正在明显地变化。由于工业化国家需要稳定和重建自己的经济，以对付70年代严重失调所造成的重大不平衡，专政国家再也不愿意继续过去几十年提供无条件援助的南北交换。

经济困难的压力持续不退的现实已迫使无条件发展援助的停止。取而代之的是带有条件的贷款安排，并强制规定进行经济稳定与改造的政策。实际上，过去所转让的资金主要用于工程建设，基本上是为了加强与发展公共部门的服务项目。今后的官方发展援助方案必将提出这样的问题：经济结构是否能够保证取得增长，增加出口收入，以保证更有效地改进生活水准，减轻债务？

自愿转让的这一新政策必将被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根本性严重的影响。这些国家现在正采用紧缩政策，削减开支，增加收入，以保证国家经济的稳定，并修改政策，使其经济增长的更快，取得更大的出口收入。

我国是首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实行经济稳定方案，还要同时与世界银行合作，实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国家之一。目前，我们正同美国国际发展机构合作，开始执行一项消除经济性质的方案。

三年后的今天，牙买加已经恢复了经济稳定的主要因素，当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将财政赤字减少一半以上，并逆转了国际储备中外汇外流的倾向。

同时，旅游部门的振兴，农业发展成今天经济中最有利的部门，以及某些出口生产的蓬勃发展，使牙买加经济得到重新改造。这三个部门改进了重建后经济的平衡，而过去的经济完全依赖于占统治地位的矾土生产部门。

目前，经济束缚正在消除，价值与进口控制正在取消，共公企业正实现私有化，以便进行更有效的管理与操纵。

这一战略的关键是使牙买加原浮动的果敢决定，使牙买加货币能够反映出一种竞争性的兑换率。

不然，尽管按照新的风向以及接受援助和其他财政援助方案的要求做了其他债务国家应做的努力，牙买加依然面临严重问题。

分析将会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的需求管理政策，世界银行的供应派改造方案，或是美国国际发展机构所提倡的取消经济约束，都无法完全解决在出口及国内收入问题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初级商品出口价格的那些国家。

就牙买加而言，在新的稳定，改造和自由化的经济正在建设的同时，新结构的基础正在迅速削弱，矿产部门的资源迅速消失，在过去5年中，生产与出口下降了一半以上。

其结果是，新政策是1985年的收入比1980年增长2.7亿美元，但同一时期，矿产部门的产值却下降50亿美元。

因此，巨大而又痛苦的调整努力使我们前进了一步，而国际市场需求的崩溃却使我们倒退了两步。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采取了一切痛苦而需要勇气的决定，使我们的经济更加稳定，这些努力正产生积极效果。但是，在我们莫及的国际体制中，萧条的状况抵销着我们的措施，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我详细地描述了牙买加的状况，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据说能使其他国家困难的经济摆脱困难的种种措施，然而我国的经济却依然困难重重，原因是 的国际商品市场崩溃。

我具体地提出这一点，因为其他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他们进行积极改造的同时，石油、锑、铜和其他资源的主要出口市场正迅速缩小。

简而言之，这些国家是一种特别的问题，必须逐个具体分析，以找出具体的办

法，解决初级产品出口市场崩溃的基本问题。国际借贷机构正确地提出的解决办法与传统的政策本身并不会产生理想的效果。

商品价格普遍地跟不上国际贸易复苏的速度。致使许多债务国家感到悲观，认为债务危机比以往更加严重。至于信贷国家的乐观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将全球数据资料解释为危机已经得到控制。全球的数字掩盖了一些国家继续脆弱的经济。

债务问题极为重要，争取这一问题的全球解决对各方都有重大利益。已提出种种建议，鉴于当前国际社会给予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应继续施加政治压力，争取取消或限制债务。

为了确定新的借债是否能够使我们“通过借债来解决我们的麻烦”，或者需要进行多大规模的新的贸易才能使我们“通过挣钱来解决我们的麻烦”，以及决定通过什么样的非正规的方法和措施才能使上述每一种方法更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需要为此作出评价的时候了。

我们绝不能认为，全球性的借贷方案、全球性的发展希望或者全球性的贸易复苏就会自然而然地意味着全球性的经济复苏。逐个解决问题的手段对任何提出来的全球性的解决办法都是至关重要的，牙买加的情况就是一个具体的事例，它对一大批具有相同处境的国家来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这些国家可以竭尽所能来取得胜利，如果它们失败了的话，那是因为所要实现的目标超过了它们的能力范围。

我们是否能够通过贸易中的赢利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化国家对调整其经济结构的意愿如何。诉诸保护主义的诱惑是很强烈的，但是现实和未来要求我们创造性地参与目前的工业发展进程，而不是对这种发展采取抵制性的行动。

世界市场的出现是不断增加的国际上的相互依赖现象的一个因素，我们正在开始进入世界历史的下一个阶段，我们突出地责任就是要对这种相互依赖的现象加以管理。这就要求我们发挥我们的天才、独创力并运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知识，以

便在进行作为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必要的调整之后，恢复平衡。这种改革既可以使我们团结在一起，也有可能使我们更加分裂。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些最重要的改革中的某些情况吧。自50年代以来，83个新独立的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牙买加就是其中的一个，到今年它独立已经有23年了。

这些国家代表了5.42亿人，占世界人口的12%。因此，殖民地时代的结束是一个明显的全球性的政治现实。这为丰富和完善我们的思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的确，思想意识的日益对立也是殖民地时代以后一个辩证的事实，它代表了使我们这个世界日趋复杂化的另外一个因素。同时，战争武器的日趋复杂化赋予了人类真正的巨大的发力和不可掉以轻心的责任。最后，由晶体管收音机、卫星和电子计算机所带来的通讯方面的革命使我们进入了信息时代，加速了国际社会的出现。

因此，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种世界，它要求我们能够继续适应新的开始，不断正视变化的世界，并为新的时代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对于变革总是可能三种反应的。第一是采取抵制性态度，在毁灭性的冲突中煞费苦心；另外一种态度就是无视变革，因此往往要被变革牵着鼻子走；第三种态度就是要理解变革，作出自己的反应并引导变革。

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只有最后一种态度才能使我们找到解决办法并使我们实现明智的相互共存，这种共存将能够向我们提供实现集体和平和生存的最好希望。正是在这种处于不断变革的前景和现实的相互依赖的世界里，联合国将开始下一个历史阶段的工作。

牙买加总理兼财政和计划部长爱德华·西加阁下在陪同下离开讲坛。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总理兼财政和外交部部长詹姆斯·菲茨·艾伦·米切尔阁下。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总理兼财政和外交部部长詹姆斯·菲茨·艾伦·米切尔阁下走上讲台。

米切尔先生（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先生，我要向你表示祝贺，祝贺你担任大会光荣的第40届会议的主席。你作为在国际事务方面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的人物，指导我们这个大会是当之无愧的，这届大会在联合国的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代表团还要借这个机会表达我们对于你的前任，保罗·卢萨卡大使的感谢，感谢他在大会第39届会议上以干练的和卓有成效的方法主持了我们大会的工作。

我也要向秘书长表示我们的敬意，他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特别是在缓和我们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的政治紧张局势方面。我们赞许地注意到他在本届会议上向大会所作的报告，我们谨向他保证，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政府和人民在其不懈的努力和寻求和平的工作中以及解决冲突和促进各国人民的发展的事业中，将给予我们的支持。

我还要借此机会表达我国政府对最近因地震影响而遭受痛苦的墨西哥人民的同情。我们这个地处加勒比地区的国家知道火山爆发和飓风所造成的危害是什么样的情况，因此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将对墨西哥恢复正常生活的需要作出积极的反应。

在过去的40年中，美国政府和人民特别是纽约市，一直是作为联合国以及各国代表团的主人。因此我要特别表达对纽约以及整个美国的感谢，感谢它们在过去的40年中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所表现出的好客精神。恐怕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城市能够象纽约市这样容纳了所有的不同的文化影响。

联合国已经诞生40周年。今天，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仍和当初1945年确定时同样有效。《宪章》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因此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主张维护它的现有形式。虽然《宪章》的实施中存在一些缺点，联合国各机构也有某些限度，但这些都不来源于《宪章》。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忠实于本组织缔造者们明智的确立了各项原则，因为我们从中受益非浅。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于1979年，即火山爆发的动乱一年，成为本组织的第154个会员国。我难想象的是，如果没有象联合国这样一个组织存在，象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国家，即大概只有10万人口的小国，赢得独立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没有联合国在那里创造我们的共同点，那么被大国所抛弃的弱小附属国家又将毫无目的的到处漂流。实际上，这样说一点不过分：联合国为小国的主权提供了条件，这是它的巨大成就。

也许，在庆祝联合国成立40周年时，无论在本大厅内还是在大厅外，人们会对《宪章》提出一条批评，它是关于小国应享有和大国或强国同样的选票的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多年来多么令人厌烦，我认为，总的来说，它并没有成为影响联合国体系工作效率的主要因素。

现在，我想提及那些被剥夺联合国会员国资格的国家。我相信，当联合国庆祝成立50周年时，本世界上将不会有任何在联合国内没有席位的民族。联合国那时将真正实现普遍性。

几天以前，149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在南朝鲜首都汉城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非常可笑的是精干的大韩民国人民却在会上没有代表。我们支持南朝鲜被接纳为该组织成员国，并希望，影响它被接纳的障碍将被排除。最近，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两个朝鲜之间举行的红十字会会谈以及经济会谈取得了进展，他们为有意义的合作铺平了道路。这一合作必须得到鼓励，而且联合国可以给这一对话以实际有形的鼓励。因此，联合国会员国应鼓励两个朝鲜继续对话，

以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

联合国接纳两个朝鲜为会员国将会有助于减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并建立和平。

另一个被剥夺完全会员国资格的国家是纳米比亚领地。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认为，任何对纳米比亚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都必须以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为基础，并敦促联合国寻求该决议的早日实施。

过去40年来，最难于解决的问题莫过于中东冲突。 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还没有受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影响。 关于这样一个冲突的决议小国绝对没有任何控制，但是这一冲突，以及有关国家不时的对危害我们的经济条件产生了影响，而且由于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也受其影响，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立场记录在案。 我们承认以色列有权生存，也同样支持巴勒斯坦人有建立家园的权力。 我们希望，由于拒绝巴勒斯坦人建立家园的权力而产生的中东僵局将不会无限期的拖延下去。 为了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利益，我们期望在《联合国宪章》的范围内和平解决这一冲突，满足该地区各国人民的正义愿望。

值得赞赏的是，联合国在自己40年的历史中，一直坚定的努力实施了《宪章》中关于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条款，并促进了人们尊重和遵守人权和基本自由。 在联合国的倡导下，缔结了一系列国际公约与宣言，他们表达了人类的道德良心，是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国的人的标准。 但是，我国代表团认识到，尽管联合国在这一领域里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在世界一些地区，仍然有人进行反对个人和集体的严重践踏人权行为。 在我国，我国政府提供了我们表达人权的机会，这在不久前还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将继续促进尊重我们所有公民的权利， 不论其种族、肤色、性别或宗教如何。

今天在世界所有危机中，南非的少数政权和解放运动之间冲突日益加剧，是联合国最直接和最迫切关注的问题。 我们加勒比地区的人们经历过殖民主义的统治，我们的人口也带有非洲、欧洲和印度等地区种族混合的同样特点，因此我们无法理

解的是，随着时间的流失，为什么种族和协和信任气氛没有形成。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谴责种族隔离的罪恶政策，它是反对全人类的罪行，并违反了《宪章》的各项原则。我们保证尽一切努力，遵循《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促进扫除南非的种族隔离。

我们认为，南非政府的强大机器引起安全问题，因此尤其重要的是，国际社会继续明确表明：继续维持现状是绝对没有任何历史意义的。变革是大自然的第一条规律，而且，世界憎恨真空。为大多数人所准备的真空的围墙已被粉碎。现在，所需要的是南非各民族的领导之间进行认真对话，以建立宪法纲领，在南非各民族之间实现和睦，以符合一人一张选票的原则。

我现在来谈谈我们这一地区的问题。关于在我们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问题，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政府希望将我们对孔塔多拉进程的支持记录下来。我们觉得我们当中愿意进行和平改革的人是在这一地区进行民主变革的最大的希望，因而应该信任我们的判断。

有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问题，联合国应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债务国家的负担以及在穷国中较高的人口增长率的问题。

全球性的经济恢复只是暂时的，而且由于在世界贸易中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加而受到阻碍，世界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偿付债务和维持经济增长的能力——因为大部分收入被用来偿付债务。

在我们这一地区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而且是通过对我们社会中最贫穷的部分造成大量人力损失的情况下的调整政策才实现的。

有限的进展已为人口增长所抵销。我们这一地区劳动力的扩大已超过我们经济能力所能够承就的水平，这样不断增长的失业问题仍然威胁着我们的经济发展。

这使我考虑到我所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即人口计划问题。我支持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在这方面，我希望说明每一个国家应该自由决定其自己的人口活动战

略。不应对其他人强加道义上的标准。我愿意进一步说明将复活的道德观念强加在穷国之上是不道德的，因为穷国经济活动的增加由于人口的增长已被抵销。

我愿意就我们所看到的并作为穷国的代表来谈谈关于大量开支军费的问题。我并不是要请人类来停止扩展我们知识的边界。科学研究继续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但是只要想想如果防御倡议不是由于利用人类弱点的间谍所决定，这就相当于忽视了在过去四十年里的教训。

在秘密防御方面花费成千上万的钱有什么用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间谍将早晚会变得没有用处。我想谈谈贫穷和发展的问題，并加强在自由世界中希望更强大的国家的经济。追求富国和穷国所共同希望的目标以及改善生活的质量，是不会太晚的。在我们即将结束本世纪时，不要忘记在这个会议厅继续敦促实现这个观点。我想向秘书长和筹备委员会表示，就他们为组织这一次第四十届纪念会所作的工作表示祝贺。周年纪念会是回顾过去和被将来作计划的最合适的场合。我国代表团重申支持《联合国宪章》及其组织。一个继续使那些处于激烈竞争中的国家达成相互谅解的组织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总理米切尔先生在陪同下走出大会会议厅。

伯德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主席先生，这是我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上讲话，我愿借此机会祝愿你就任主席。在你当选为主席时你向大会所作的发言中，你强调说，如果成员国在某种情况下对他们的利益进行约束并作出努力使其服从人类的共同益处，我们将会走上寻找所有解决冲突的办法的道路。

主席先生，你的看法是与距离在四十年前起草《联合国宪章》的人所具有的精神是一致的。由于从造成整个世界死亡和毁灭的对峙中吸取了教训，由于同民族复仇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后果中受到限制，他们决心，人类将不应再一次陷于战争，不应给人类自己带来愤怒和绝望。

但是，主席先生，我感兴趣地注意到，在你讲话的第二天，本组织新闻界的一位成员引述西塞万提的书《唐吉珂德》并在巴拉塔里亚岛和联合国、以及你作为大会主席和虚构的巴拉塔里亚的州长之间寻找相同之处。

我对此感到震惊，因为有人总是愿意要排斥任何号召各国共同为人类的福利工作，我对此感到难过。他们甚至要把为了所有人类的共同利益而采取共同行动的号召与唐吉珂德追风车来相同地对待，我对此感到惊奇，对有些人来说，似乎关心他人已经成为一种罪恶，而不关心他人反而成了一种优点。

不幸的是，那些嗓门最大的人就是那些谴责每一个国际主义行动为堂·吉珂德式的行动的人。遗憾的是，那些吸引了最大注意力的人就是那些给全球行动抹黑，说他是同风车厮杀的行动的人。而更多人同意的意见，即坚持共同利益是正确的，符合全人类利益的行动是公正的意见却常常遭到忽视。

那些今日反对战争，禁止核武器，要求平等权利而不论其种族或宗教信仰，那些反对暴政与压迫，反对剥削与扩张主义的人，他们是《联合国宪章》制定人所制定的精神的继承者。他们是光明的维护者，要使这些光明就象蕴斯顿·丘吉尔于1945年所说的那样“比以往燃烧的更猛烈，照亮的范围更广阔”。他们是支持为共同利益而采取共同行动的意见的体现。他们是积极支持联合国及其工作的意见的体现。

1946年当联合国大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它的成员国只有51个。而今天成员国已经达到了159国。联合国可以将此极大的归功于国家从殖民主义变为民族主义的运动，从独裁政治变为政治解放的运动。这些新成员国中有许多对于自由和主权，对于联邦要求，以及对于国际体制中的不平等都是不熟悉的。然而，他们却是最为珍视本组织的价值，对它的效用做出深切承诺的国家。但是这些新兴与脆弱的国家，让它得到世界上承认联合国重要性的国家集团的支持，也不能单独地实

现《宪章》所作出的允诺。因为，正如秘书长在本次联合国大会召开之际宣读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是国际机制能够运转的关键政治条件，团结的意识和相互信任”。为什么会缺乏政治条件呢？为什么缺乏团结精神和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信任精神呢？我怀疑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在于有些国家想要维护它骑在别国头上的地位——这是一种不惜付出战争的代价，付出扩大人类痛苦的代价来站在别人头上的愿望。

因此，《宪章》的基本原则就是世界各国要求

“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难于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

南非多数人仍然遭到体现了种族歧视和法律镇压的暴政政权的压迫与镇压。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于1912年，但本组织成立40年以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逐步形容这个组织为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关于这个问题，世界遇到了障碍，一直没有取得进展。对人道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所遭到的打击不应指责联合国，而完全应当指责那些为了推行他们的自我利益，而帮助维护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国家。

一个使南非享有第一名诺贝尔和平奖荣誉的组织现在被称为恐怖主义组织是令人感到耻辱的事情。当阿尔伯特·约翰·路特胡利由于他在南非政府镇压之下，坚定不移地反对种族暴力而于196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时他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第一任主席。

那么，一个只不过要将他的人民从就象欧洲的纳粹主义一样的制度下解放出来的组织又如何成了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呢？40年前，我国也是其中之一的同盟国力量曾经是自由战士，当时他们抵抗了希特勒的计划与行动，将欧洲从暴政下解放出来。今日，非洲人国民大会也只不过是这样做的。

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必须解答这个问题：当他的期待幸福生活的人民遭到野蛮镇压的时候，一个组织30年来一直坚持非暴力行为，你对它还能希望什么呢？当

他的无望的期待事情能够得到改变的人民在他们生长的土地上被剥夺了公民权，被迫在他们自己国家道路上携带通行证的时候，一个组织30年来一直采取非暴力行动，你对它还能要求些什么呢？当镇压加剧，当它的人民一直面对着一成不变的现实的时候，一个组织30年来一直坚持非暴力行动，你对它还有些什么要求呢？

没有人希望采用暴力。没有人想要使用暴力。但是一代人以来，甚至于比这更久的时间以来，南非多数人一直处于暴力之下。而假如世界上那些为有能够停止这种暴力行为的权力的人放弃这样做，那么他们就为抵抗创造了条件，这最终只能导致更多的暴力。

令人感到高兴的是最近世界上许多国家准备采取确实可行的措施，对该政权实施惩治性经济行动。然而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少数，但却是强有力的南非贸易伙伴不愿意哪怕是在短期内做出民族牺牲，以有利于在世界上铲除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这样一个国际事业。这种使人类受苦而只顾狭隘的民族利益的自私自利行为是本组织40周年纪念黯然失色。

假如我们全体严肃地对待本组织的价值，假如我们不允许它坠落成为一个花言巧语的谈天俱乐部，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行动，实现在南非根本的变革。

遵照本组织的《宪章》，成员国都保证力行容恕，作为友好邻邦在和平中共处。正是由于没有能够履行这一保证，秘书长不得不在他的年度报告中指出：

“没有集体决心，不承认在生存方面最起码的共同利益，在裁军方面就不会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A/40/1 第7段）

还句话说，秘书长说的是在人类生存的共同利益方面，各国没有集体决心，也没有认识。秘书长和其他人一再指出，要在军备竞赛中取得优势是一种错误认识。但这些话却被人当做耳旁风，整个人类处于越来越严重的危险之中。

让我们暂时不谈一些众所周知的论点，例如宝贵的经济资源正被浪费在军备竞赛之中，让我们暂时不谈下述这一事实，即去年，非洲有许多人因缺少粮食而挨饿，亚洲有许多人因为得不到疫苗而死亡而且在北美洲和欧洲失业和无家可归的人数不断增加，同时，四千亿美元却用于制造军事设备之中，我们应讨论为什么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极为关注战争包括核冲突的前景，他们反对增加军费，难道我们要等到这些年轻人相信没时间等待之后才听取他们的反对意见吗？难道我们要等到他们在街上采取暴行，与警察发生冲突之后，才注意到他们所表示的合法顾虑？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某些会员国回避采取根据《联合国宪章》所采取的维护集体安全的安排，这些国家现在该承认他们的失败并应该采取联合国的安排。

我们都希望，美国和苏联的双边谈判能取得成功，如果这些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的话我们殷切希望这两个国家能够给予联合国一个机会，在那些已经变得玩世不恭和惟利是图的人看来，也许我正担任堂吉珂德的角色，并追逐风车，然而，我仍然相信，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以双边协议相比较，世界能通过多边安排为和平和安全得到更多的机会，过去四十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信念。

主席先生，上个月当你的前任保罗·卢萨卡先生在第三十九届联大闭幕式上对下述事实表示遗憾，

“我们仍然无法自信地说”

关于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的全球谈判能够在具体的日期开始，他承认

“联大尚未解决阻碍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债务和外汇问题”。(A/39/PA.106.第28页)

当然，他也指出了联合国在一些有限的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功，他和大家都无法自豪地宣布，各会员国愿意履行联合国的基本宗旨，尤其是，

“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之国际问题”。

事实上，主要工业国家拒绝与发展中国家一道进行有意义的讨论，以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国际经济关系的体系，此外，他们坚决反对任何要在联合国促成这种讨

论的努力。

如果我不承认象我国这样的小国一直感到越来越沮丧，那么我就是不够坦率。这种感情已经达到了顶点，其结果可能是要回避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放弃参与国际生活，因为在这场游戏中，象我国这样的小国和弱国只会失败。

由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采取的无视小国困难经济现状的政策，我们感到更为沮丧，最近关于象我国这样的岛国不可能得到有保障的软贷款的决定使得我们更加认为，我们是国际体系的受害者，而不是参与者。

象我国这样的小国在债务危机中都是受人忽视的，因为主要工业化国家的银行总是集中力量帮助大的债务国重新安排债务，但是与我们的面积和资源相比，我们的问题同样也是令人担心的，由于贸易交易中的欠款，我们偿还债务的能力就受到了影响，这些欠款使得我们的信贷限额进一步减少，破坏了正常的贸易信誉。我们被迫通过借贷需要偿还商业利息率的贷款来渡过难关，这又给我们增加了新的负担。

然而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是要听取某些国家的建议，拒绝偿还借款，还需要通过更多的贷款来满足紧迫的发展需要以维持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两种选择都使得我们陷入无情的深渊之中，因为其后果都是非常悲惨的。

尽管我国面临这一局势，它仍然要留在联合国中呢？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履行它的原则并尊重它的《宪章》？我们这么做，因为我们相信它的原则及其《宪章》的内容是调整国际关系以有利于全人类的一个手段。尽管有些国家故意无视其义务，《宪章》本身仍然是完美无缺的。

此外，我们认为我们只所以支持《宪章》，因为我们是以联合国大会中的绝大多数国家团结一致的，在这点上，我们相信人类仍然有可能创造1945年6月在旧金山通过的《宪章》中所描绘的安全和稳定的世界。

正当我们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态度接近绝望之时，许多事件使得我们对人类重新抱有信念。

仅在今年，我们已目睹人类有能力超越政府的偏见和民族的利益，去帮助其兄弟邻国。工业化国家的音乐家所举办的“争取生存的援助”的音乐会以及其他的努力来救济非洲的饥民，已证明了这一点，上个月人们对于墨西哥的严重地震所表示的深切关注和迅速的援助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都是人类自发的行动，而不是在政府的指使下进行的，有时候甚至与政府的意愿是相左的。在这些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的事件中，我们看到联合国取得成功的极大希望，因为他们证明了在各国人民的相互关系之中，人们将能够对于人的本能作出积极的反应。在这点上，我国对联合国最终将能取得繁荣仍然是抱乐观的态度。

工作安排

主席：在宣布休会之前，我想提请各代表团注意1985年9月20日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建立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的建议。该建议说：

“应当通知各代表团10月21日、22日和23日上午常会和下午常会的发言人数加在一起每天不得超过21人。而且这个数字的规定是根据这样的设想，发言不得超过15分钟，而且另外的一些发言人将在延长的下午会议上或在晚上的会议上发言。”（A/40/49. P. 12）

10月18日星期五将是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有许多人将在纪念性会议上发言，我希望各代表团注意这个问题，而且严格遵守建议中所规定的时间限制。否则，

不在晚上召开会议，这将影响许多人参加同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有关的晚上的社会活动。

下午12点50分散会。